

Confession
de
minuit

子夜的忏悔



〔法〕乔治·杜阿梅尔 著
罗 国 林 译

Confession de minuit

子夜的忏悔

〔法〕乔治·杜阿梅尔 著
罗国林 译

子夜的忏悔

〔法〕乔治·杜阿梅尔 著

罗 国 林 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1插页 75,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70册

书号 10111·1514 定价 0.93元

译者前言

《子夜的忏悔》是一位失业者在子夜时分的独白，确切地讲，是一位失业者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萨拉万被解雇而失业的原因似乎是荒唐的：他不过下意识地用手指触了一下经理的耳朵。但这恰恰说明，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普通职员中的地位是多么不牢靠。他动辄得咎，被老板赶出大门。而一旦沦落于失业者的行列，不仅断绝了经济收入，生活无着，遭受贫困的煎熬，更严重的是精神上陷于苦闷，彷徨，颓丧，绝望，甚至变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失业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请看，在这本小说里，除了萨拉万，还有吕易利埃以及每天坐满巴鲁安事务所大厅的所有人，乃至卢森堡公园旁边的瞎子，女裁缝玛格莉特等，他们都是失业者，为生存而苦苦地挣扎着。他们代表着一个悲惨的阶层。

《子夜的忏悔》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深刻而尖锐地触及了失业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

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它真实地、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位失业者的心理状态，颇有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艺术魅力。因此，这本小说曾被《费加罗报》评选为上半个世纪法国十二本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这本小说发表于1925年，至今已逾半个世纪。然而，失业问题今天仍然困扰着各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地威胁着千百万劳动人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在巴黎不仅目睹了多起因老板解雇劳工而发生的劳资冲突事件，而且特意在街头巷尾，甚至在萨拉万经常闲荡的植物园里，观察了许多因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人。他们的沮丧、潦倒、绝望，甚至癫狂，绝不亚于萨拉万！因此，把这本书译出来献给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于他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应该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乔治·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 1884—1966)出身于巴黎一个劳动者家庭，大学医科和生物系毕业后曾当过医生，但自幼酷爱文学，中学时就开始文学创作，1906至1908年组织文艺社团“修道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担任《法兰西信使》月刊文艺栏主编，大战期间以外科军医身分参加前线伤员救护工

作，亲自目睹了战争的惨状，于1917年发表第一部反战小说《烈士传》。这本小说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巴比塞的《火线》齐名。翌年发表续篇《文明》，获龚古尔文学奖。杜阿梅尔1935年遴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两部多卷长篇小说：《萨拉万的生平和遭遇》（六卷，1920—1932）和《帕斯齐埃家族史》（十卷，1933—1945）。这两部小说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实，并且试图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指明出路。特别《帕斯齐埃家族史》，可以说是人们了解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面貌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教科书。杜阿梅尔对生活的观察细致深刻，善于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塑造鲜明、典型的人物性格。他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至今仍经常被选入法国中小学语文教材。

我并不怨恨苏洛先生。失去了职位，当然是非常懊丧的。你想吧，那是个称心的职位啊。但是，我并不怨恨苏洛先生。他有权那样做。我不知道自己处在他的地位会怎样做，尽管不幸的是，我对许多问题洞若观火。

应该说，苏洛先生不愿意弄明事实真相。当时，我本应向他解释一番，但经过权衡，宁可什么也不解释。再说，苏洛先生根本没有容我恢复镇静，没有给我解释的余地。他急不可待，或者干脆说吧，他表现得很粗暴，甚至很凶恶。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不想对他耿耿于怀。

至于雅可布先生，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应该出面为我说说情的。五年间，他目睹我每天从早到晚是怎样工作的，知道我不是个怪人。他了解我；现在仔细想来也可以说，他太不了解我。总而言之，他本来可以出面为我说说情，哪怕一句话也好。不过，我也不怪他。他是有家室的人，而且享有好名声，不能拿自

己的名声当儿戏。

如果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雅可布先生的情况统统讲出来，肯定会……不过，他可以高枕无忧，我什么也不会说的。他没有为我说话，没有拉我一把，想来想去，我也不记恨他。对于某些事情，他这种人并不是非表明态度不可的。当时有种种难言的情况。现在就算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吧。因为你知道，世道就是这样。我愿意承认是我错了。咱们等会儿再作判断吧！

再说，这件事情已经时过境迁。假如不是你唤醒我痛苦的回忆，我本来不会旧话重提的。其次，自那之后，我又经历了种种遭遇，那件事情的一些细节，已经淡忘了。我应该提醒你一句，我总共只见过苏洛先生三次面。五年间才见三次，实在不算多。其原因吗，是索克-苏洛公司太大，这两位先生不可能与手下的两千名职工经常接触，而我所在的科又与经理办公室毫无关系。

且说一天上午，电话铃突然响了。我不知道你对于钟、铃和其他类似的可怕装置发出的声音是否敏感。我对这类声音很反感。我所在的地方只要有个电铃，就足以使我终日心神不

安。仅仅因为这一点，有时我庆幸自己离开了机关。铃声不同于别的声音。那颤抖的声音，会突如其来地穿透你的肉体，侵扰你的思想，使你屏住呼吸，甚至使你连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这种声音实在叫人听不惯。

当时电话铃响了。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同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铃声停止了，大家静候着。我并不比别人更神经质，但这种等待简直是活受罪，因为大家都急于知道会敲几下。

敲一下是叫雅可布先生去接电话。敲两下是叫瑞士人普弗吕。敲三下是叫我。自从我离开了公司，敲三下就该是叫武丹了；过去通知他是敲四下。武丹这个人也并不神经质，但每次听见敲第一下，就开始咬手指甲，当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久而久之，他那个手指头上落下了一圈伤疤。

那天上午仅仅敲了一下，非常响亮、干脆的一下，硬邦邦的，令人不安。

雅可布先生从屏风后面走出来。那面屏风把他与大家隔开，使他就象一匹良马单独关在马厩的一个格子间里。他走出格子间，拿起电话筒，习惯地往墙上一靠，头贴着墙壁。他每

次都采取这种姿势，头油在墙壁上留下了一块乌黑的印痕。

通话开始了。我仅仅听到一方说话。一个人憨态十足地对着空空的话筒交谈，冲着它微笑，献殷勤，总不免令人愕然。突然间，这憨态十足的人会两眼直愣愣地盯住巧克力色的墙壁，仿佛发现墙上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

然而这天，雅可布先生没有露出微笑，也没有献殷勤。对话一开始，他就显得很尴尬，一会儿变得满脸通红，两眼盯着暖气片。暖气片象一只垂头丧气的狗，蹲在墙角里。

我当时正在削铅笔。你可想而知，那铅芯削一次断一次。我听见雅可布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先生……可是，先生……”心里说，他要是再说一遍“可是，先生”，我就离开座位，去给他一记耳光，打得他的头“砰”的一声撞在墙上。

我心里总爱说这种气话。其实，我是个很文静的人，绝不会把心里说的气话付诸行动的。你完全可以想见，我绝不会打雅可布先生的耳光。我还是一次又一次把铅芯削断，手指头都弄得乌黑。雅可布先生的神态，使我联想到那些自称能和幽灵对话，能赋予幽灵某种生

命的招魂巫师。在他停顿的时候，话筒里隐约地传出一个颤抖的声音，仿佛是天涯海角传来的。渐渐地，我听出那声音有时很高，怒气冲冲。

突然，雅可布先生把话筒从耳朵边移开，但手哆嗦得太厉害，至少挂了十次才把它挂上。我怒不可遏，当然没有形之于色。铅笔终于削尖了，我将手指在裤子的后裆上擦干净，裤子后裆上即使有点痕迹，人家也不容易觉察到的。

雅可布回到了他的格子间里，接连打开好几个文件夹，抽出几份文件揉成一团。突然，他大声叫道：

“萨拉万，过来一下！”

我预感到他会叫我，便应声离开座位去他那儿。雅可布正在拔鼻毛，这表明他非常不安。他对我说：

“你自己拿这个本子去交给苏洛先生吧。你上他办公室，也就是经理办公室去找他。请你告诉他，我身体不适。”

雅可布说罢不再作声，眯缝起眼睛，对着窗户观察他刚从鼻孔里拔下来的一根粗鼻毛。观察了一会儿，他把鼻毛搁在吸墨纸上，突然

想打喷嚏，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没打出来，憋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补充说：

“去吧，萨拉万，快去！”

去苏洛先生办公室要经过好几栋楼房。夏天，为了凉快，各栋楼的窗户都敞开着，有些办公室连门也敞开着，可以看见职员们在层层叠叠的办公室里忙碌。

有些职员在象机器一样复杂的美国式办公桌后面埋头工作，整个身子一点也看不到。另一些职员坐在高高的小圆凳上，就象鸟儿栖息在高枝上。宽大的墙壁上挂着一排排文件夹，看上去颇象拉雪兹神甫公墓的骨灰停放处。前面临空的回廊里，三三两两的勤杂工，象蜜蜂一样忙碌着。有时，传来象油炸食物似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循着声音走去，原来是一间大厅，里面有不少打字员，象疯子似的在打字。那暴风雨般的响声里，偶尔还夹杂着铃声。途中还有几个地下室气窗，散发出象淋湿的猫和浆糊那样难闻的气味。透过气窗，可以看见地下室里有人在装订印刷品，一个个紧张得龇牙咧嘴，手直哆嗦。总之，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运转正常的公司的情景——人间天堂无法比拟的情景。

苏洛先生的前厅里，有个身着制服、脚穿白色长统袜的仆人。他问我是几号办公室的，随即就把我推进一个大房间，低声对我说：

“里面正等着你呢。”

我一眼就认出了苏洛先生的办公室，虽然我只来过一次。我另外两次见到苏洛先生，是在我们科办公室。苏洛先生办公室的四壁，裱糊着深蓝色的糊墙纸，挂有几幅葡萄汁色的画，一个墙角里还挂着一幅索克-苏洛脱粒选种机分解图，旁边陈列着几枚展览时获得的纪念章。

苏洛先生恰好在办公室。你也许认识他。他还相当健壮，高高的个子，剃着光头，上唇的髭象把刷子，下颌的山羊胡子硬撅撅的，头发已经略显花白，一副夹鼻眼镜老是抖动着，因为它仅仅夹着前额下一块小小的皮肤。

苏洛先生斜眼看了我一下，干巴巴地问道：

“你是从编辑室来的吗？雅可布先生干什么去了？”

“他身体不适。”

“噢？给我吧。”

我站在拿破仑式的大办公桌前面，嘀咕着究竟应该把身子挺直，采取立正的姿势，还是将腹部放松，采取士兵稍息的姿势。

我向你供认不讳，我在索克-苏洛公司，从来不出头露面，一向不乐意干超出自己的职务和习惯的事情。我的职务是修改文件，而不是站在一位工业巨头面前。我暗暗骂雅可布，琢磨了好几句损他的话。不过，这几句话我最终绝不会说出口的。除此而外，我站在这里浑身感到不自在，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互相牵扯得难受至极。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做异乎寻常的怪相，不仅面部，而且胸部、腹部、四肢，总之整个身体都在做怪相。

幸好苏洛先生没有看我。他拿着我交给他的本子，翻来复去地审查着，看上去非常恼火，但尽量克制着。

突然，他指着刚翻到的一页，头也不抬说道：

“写得糟透了，根本没法辨认……这是个什么词？”

我机械地向前挪动四步，弯下身子，毫不迟疑地念道：“多余的。”由于挪动了这几步，我

靠近了苏洛先生，身子贴着他的椅子左边的扶手。

这时，我注意到了苏洛先生的左耳朵。那是一个气色很好的人的耳朵，一只硕大的耳朵，毛茸茸的，布满了酒渣色的斑点。不知道什么鬼促使着，我开始全神贯注地观察那只耳朵，不一会儿，心头几乎产生了伤感情绪。那只耳朵就在我身边，但对我来说，却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遥远、更陌生。我下意识地想：“这只不过是人体上的一块血肉之物，有些人可以随意摸它，还有些人为了表示亲切也可以摸它。”

我象在梦境里，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苏洛先生已有孩子——张开胳膊搂住了苏洛先生的脖子。接着我又看到杜佩尔小姐——她过去是打字员与苏洛先生有过一段引人注目的关系——站在苏洛先生身后，低下头去吻他，正好吻着他的左耳背。我继续下意识地想：“哎！这只不过是人体上的一块血肉之物，有些人可以随意吻它。”但不知为什么，我又觉得这种思想活动很荒唐，甚至很丑恶。各种各样的形象相继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突然，我意识到自己的右手动了动，食指向前伸了伸。我立

刻明白了，我的食指是想去摸摸苏洛先生的左耳朵。

这时，埋头在翻阅本子的胖苏洛先生嘟哝了一句什么，他的头部的位置改变了。我既愠怒，又松了口气。但是，苏洛先生又埋头翻阅本子了，我感觉到自己的右手又悄悄地动了起来。

起初，我对自己的手想去摸苏洛先生的耳朵感到很气愤。渐渐地，我思想上容忍了这种欲望，模糊地觉得自己有千百条理由去摸一下苏洛先生的耳朵，以此向自己证明，他的耳朵并非什么碰不得的东西，并非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人体上的一块血肉之物，与我自己的耳朵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想着，我突然坚决地伸出手，用食指触了触我想触的地方，即耳垂略略偏上的一块红褐色的皮肤。

先生，达缅曾因用小刀戳了一下国王路易十五而遭受极刑^①。对人施以极刑，是很残忍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不过，达缅毕竟

^①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缅（1715-1757年），曾当过兵，后成为仆人，1757年曾用小刀戳了路易十五一下，提醒他该理朝政，但并未伤害路易十五。为此，达缅在沙滩广场遭到四马分尸之刑。——译者注

给国王造成了一点点疼痛，而我呢，可以肯定并未给苏洛先生造成任何疼痛，也没有丝毫意图给他造成疼痛。你会说，人家也并未对我施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不假。

我的食指指尖轻轻地触一下苏洛先生的耳朵，他就连人带椅子往后一蹦。我的脸色可能略显苍白，而他呢，就象中了风一样，脸色发青。他旋即扑向一个抽屉，砰的一声拉开，拿出一支手枪。

我一动没动，一声没吭，仿佛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顿时感到疲劳、茫然、不知所措。

苏洛先生把手枪放在办公桌上，他的手抖得厉害，手枪在接触桌面时发出牙齿相互磕碰般的声音。苏洛先生吼叫着，吼叫着。

随后发生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机关里的十个小伙子抓住我，把我拖到隔壁房间里，剥光衣服，进行搜查。衣服还给我后，有个人又把我的帽子拿给我，说希望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声张出去，不过我必须立即离开公司。我被押送到大门口。第二天，武丹给我送来了我的文具和其他私人物品。

这就是我的可悲遭遇。我不愿意提起它，